

2024年第41期新闻稿：他们现在明白真正的轰炸意味着什么



《无题》艾曼·巴巴基（黎巴嫩）作于2020年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。

10月1日，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·麦考尔发表**声明**，敦促美国总统拜登“对伊朗及其代理人施加最大压力，而非迫使以色列停火。我们需要加快向以色列交付已被本届政府拖延数月之久的武器，包括 2000 磅炸弹，以确保以色列拥有遏制这些威胁的所有工具”。在麦考尔发出这番战争叫嚣的几天前，以色列于 9 月 27 日使用 80 多枚美制 2000 磅炸弹和其他弹药袭击了贝鲁特某居民区，炸死连同真主党领导人**赛义德·哈桑·纳斯鲁拉**（1960—2024）在内的数百名平民。在这次轰炸中，以色列投下的“掩体炸弹”比美军 2003 年入侵伊拉克时使用的炸弹还要多。

前美国海军航空兵格雷厄姆·斯卡布罗少校为美国海军研究所审查了以色列袭击的证据。在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中，斯卡布罗指出，“过去几十年，以色列对附带损害采取的方法似乎与美军明显不同”。虽然美国从未表现出对平民伤亡或“附带损害”的严重关切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就连美国高级军官也对以色列无视人命的程度瞠目结舌。斯卡布罗写道，以色列军方“似乎对附带损害有更高门槛……也就是说，即使平民伤亡几率较高，他们也会发动攻击”。



《死亡交响曲 1》巴希姆·沙克尔（伊拉克）作于2019 年

尽管华盛顿知道以色列一直在肆意轰炸加沙，现在又轰炸黎巴嫩，甚至在国际法院**裁定**以色列对加沙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是“可信的”之后，美国仍继续为以色列提供致命武器。2023 年 10 月 10 日，拜登说，“我们正在大幅增加额外军事援助”，在过去一年的种族灭绝中，此种军援至少**达到**创纪录的 179 亿美元。2024 年 3 月，《华盛顿邮报》**报道**称，美国“悄悄批准并向以色列提供了 100 多项单独的对外军售”，其中包括“数千枚精确制导弹药、小直径炸弹、掩体摧毁弹、小型武器和其他致命援助”。这些“小规模”军售低于美国法律规定的要求总统向国会申请批准（无论如何国会都不会拒绝）的最低门槛。这些军售相当于**交付**了至少 14000 枚 2000 磅 MK-84 炸弹和 6500 枚 500 磅炸弹，以色列曾在加沙和黎巴嫩使用过这些炸弹。

在加沙，以色列经常**使用** 2000 磅炸弹袭击平民居住区，而正是以色列当局告诉平民到这些地方避难。据《纽约时报》**报道**，“在战争头两周，以色列在加沙投掷的弹药中约有 90% 是 1000 或 2000 磅

的卫星制导炸弹”。2024年3月，美国参议员伯尼·桑德斯发推：“美国不能前一天还在恳求内塔尼亚胡停止轰炸平民，第二天就给他送去数千枚2000磅炸弹，这些炸弹可以夷平整个城市街区。这太荒唐了”。“反武装暴力行动”组织（Action on Armed Violence）2016年的一份报告对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了如下评估：

这些炸弹威力极大，在人口密集区使用时破坏力很大。它们能炸开建筑物，炸死炸伤距离爆炸点数百米远的人。2000磅MK 84炸弹的碎片散落模式和射程很难预测，但一般说来，这种武器的“致命半径”（即有可能炸死附近人员的距离）可达360米。其爆炸波可产生巨大的震荡效应；预计一枚2,000磅的炸弹可在距弹着点800米远的地方造成严重伤害和破坏。



《火之守护者》伊斯梅尔·沙穆特（巴勒斯坦）作于1988年

我曾多次在贝鲁特郊区达希耶（Dahiyeh）的哈雷特赫里克（Haret Hreik）居民区散步，在对真主党领导人的袭击中，该居民区遭到以色列炸弹袭击。这里高度拥挤，高层住宅楼间距只有几米。用80多枚这种威力巨大的炸弹袭击这些建筑群，不能称之为“精确”。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轰炸如同其对加沙的猛烈攻击，象征着以色列和美国在战争中蔑视人命。9月23日，以色列以每分钟一次以上的空袭速度轰炸黎巴嫩。几天之内，以色列的“密集空袭”造成100多万人流离失所，占黎巴嫩总人口

的五分之一。

1911年11月1日，意大利空军中尉朱利奥·卡沃蒂在利比亚黎波里附近的塔吉乌拉镇（Tagiura）投掷了一枚丹麦产哈森手榴弹，这是第一枚从飞机上落下的炸弹。一百年后，为推翻穆卡扎菲政权，法国和美国飞机再次轰炸利比亚，这是一种怪诞的百年纪念形式。正如斯文·林德奎斯特在其著作《轰炸史》（2003年）中记载的那样，人们从一开始就知道空中轰炸的凶猛程度。1924年3月，人称“轰炸机哈里斯”的英国空军中队长亚瑟·哈里斯撰写了一份报告（后被删除），讲述他在伊拉克的轰炸行动以及空中轰炸的“真正”意义：

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刚刚开始意识到，如果能忍受一点噪音，他们就能忍受轰炸……他们现在明白真正的轰炸意味着什么，意味着伤亡和破坏；他们现在明白，在45分钟内，一个完整的村庄……可以被四五架没有真正目标、没有获得军功荣耀机会、没有有效逃生手段的飞机几乎摧毁，三分之一的居民被炸死或炸伤。

一百年后，“轰炸机哈里斯”的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所遭受的残酷无情。



《世界没有终结》安德烈·马颂（法国）作于1942年

你可能会问：真主党和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呢？它们难道没有体现战争残酷吗？当然，这些都是丑恶战争的一部分，但不能简单地将其相提并论。伊朗发射弹道导弹之前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在叙利亚的外交设施（2024 年 4 月），伊朗总统马苏德·佩泽什基安就职后， Hamas 领导人伊斯梅尔·哈尼耶在德黑兰被暗杀（2024 年 7 月），纳斯鲁拉在贝鲁特被暗杀（2024 年 9 月），以及数名伊朗军官被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以色列发动了无数次针对平民、医务人员、记者和援助人员的袭击，而伊朗的导弹却只针对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设施，没有针对平民区。真主党则在 2024 年 9 月袭击了以色列海法以东的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。伊朗和真主党都没有向以色列城市的拥挤街区发射弹药。自 2023 年 10 月 8 日以来，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空袭次数**远超**真主党对以色列的空袭次数。在目前这波敌对行动之前，截至 9 月 10 日，以色列已**杀害** 137 名黎巴嫩平民，数十万黎巴嫩人流离失所；与此同时，真主党的火箭弹当时已杀害 14 名以色列平民，其火箭弹导致 63000 名以色列平民撤离。不仅在袭击次数和死亡人数上存在差异，在使用暴力方面也有质的区别。主要针对军事目标的暴力在某些情况下是国际法所允许的；而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，如对平民大规模使用炸弹，则违反了战争法。



《无题》埃特尔·阿德南（黎巴嫩）作于2017年

黎巴嫩诗人和艺术家埃特尔·阿德南（1925—2021）的父母逃离瓦解了的奥斯曼帝国（随后成为现代土耳其），而她就在贝鲁特长大。阿德南在冲突和痛苦的土壤中深入发掘，这也是其诗歌创作的素材。她的声音在位于阿什拉斐叶区（Ashrafieh）名为“小山”（little mountain）的公寓阳台上回荡，从那里她可以看到进出港口的船只。埃特尔·阿德南去世时，小说家埃利亚斯·库里（1948—2024）（他本人也在贝鲁特再遭轰炸前去世）**写道**，他为一个不会死去的女人哀悼，但也为自己的城市担忧，因为这座城市正在独自承受苦难。以下是埃特尔的诗歌《贝鲁特1982》中的几段摘录，提醒我们，我们像暴风雨一样愤怒。

我从不相信
复仇
会是一棵树
在我的花园里生长

*

树木向四面八方伸展
巴勒斯坦人亦如此：

被连根拔起
又迥异于蝴蝶
没有翅膀，
被大地束缚，
深爱着
他们的边界和
苦难，

没人能永远被锁在
监狱
或是雨中。

.....

我们哭泣时永远不会流泪
而是流血。

.....

在墓地上我们不会
种庄稼
也不会种在我的掌心
我们像暴风雨一样愤怒。

热忱的，

Vijay